

阿貴流



2
1

7
22

阿貴流浪記

王任叔著

上海

光華書局印行

1928

阿 貴 流 浪 記

(一)倡龍頭拐杖進化說的始軀

阿貴的左足跳出了門限，雖則右足還在門限之內，便覺有點淒然之感了。

——唉！天哪！這便是我流浪的開始了！茫茫的前途真是茫茫呵！

然而沒法，右足也只好在這淒然之感下跳出了門限了。

乳白色的淒霧，迷漫在這狹隘的山谷中。蒼翠的暮春的山色，如靚豔的處女蒙着輕綃的面紗。隱約的鳥聲，悽惋的似在空中流漾，猶如流星一痕，橫過冷寂的蒼空，只留下美妙的印象，追尋不出踪跡的所在。田野間豈葉麥苗以及苜蓿蔬菜，把春色深深鎖住，在迷霧中爭發着牠們生命的光彩。阿貴孤獨地行在這慘淡的冷野寂谷的晨景之中，大轉圓的四周外，簡直辨不出絲毫景物；似乎只有他那孤另的瘦影，像電影中的人物一般，在暗淡的幕布上移動。啊！這確實的使阿貴在某一意義上感到一種深厚的惘惘的身世之感了。阿貴此時頓變成個象徵詩人了。

——啊天哪！這怕是我的運命的圖畫了！這怕是我的運命的圖畫了！我的青春的光彩到那兒去了！我的青春的音樂到那兒去了！啊啊！天哪！我的運命是陷落在這慘白的迷霧裏了！

這悲感，這象徵意味的悲感，詩人阿貴不但深切地感到，而且音樂地唱出來了。要是我們承

認阿貴詩人的語言便是青春的音樂；那末阿貴詩人一付蒼白的尊容，當然是青春的光彩；阿貴詩人的青春的音樂與光彩，固尚未逃到那兒去呀，阿貴詩人又胡爲乎悲哉？

然而阿貴詩人，是個厭世的詩人，是個惡魔派的詩人，是個讚美死的詩人；“悲”乃他的家常便飯又何怪乎其“常”。阿貴詩人的宇宙觀是以他那尊貴的人死觀做底子的。雖則是在極歡樂的宴會中，他也會感到流光之消逝！雖則是在桃紅柳綠的春日的繁景中，他也會感到青春之不再！雖則在爾吟我唱的驚動天地的踢球場中，他也會感到生命之衰弱！他近來拚命唱着他的一首短歌：

“醉着青春的盛筵歸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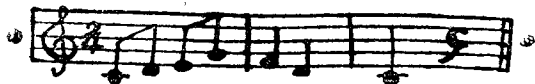
耳中尙留着悲哀的餘響，

妖姬啣！少女嚙！美幻的流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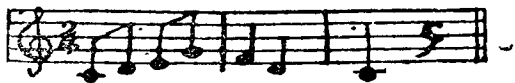
逝了！逝了！眼前已莫有些兒印象！”

這首歌當然是十三分的“青春的音樂的”。

了。其實阿貴詩人不但詩歌是音樂的，便是日常的語言，也是很音樂的。如果我們凡耳不很容易聽懂，那麼聽太戈爾音樂的演講的王統照，自認為神秘“的克”的徐志摩，至少，總能聽懂，至大，還能神會。他平常不時的哼着一句非凡人所能聽懂的口頭禪：



這非凡人所能聽懂的仙音，阿貴詩人在吃飯時唱着，在上廁時唱着，甚至，他那詩人之身攢在被窩裏了，在夢中，也還吧着：



然而詩人阿貴這麼唱着終究有沒有意味？據熟悉詩人性格的人說，阿貴詩人斷非無所爲而然。阿貴詩人這一句——



其所表現的意思，就是“歎青春之不再也！”

我老早說起過，阿貴詩人，是個厭世的詩人，是個讚美死的詩人。但他在讚美死的時候，曾經受過他的朋友的一度打擊。這大概正是詩人阿貴搖着椅子格格作響而吟他美妙的音樂的讚美死之歌的時候：

“死神呀！

你黑衣女郎！

快來和我擁抱呀！

快來和我接吻呀！”

突然的在阿貴詩人的身後閃出一個猙獰的人來，左手拿着把鋒利的小刀，霍霍的拽過二步，站在阿貴的面前。

“喂！阿貴，你要和死神接吻嗎？好！好！你來！”

接着刀鋒像銀龍似的在阿貴詩人的頭邊閃了兩下。這讚美死的阿貴詩人，竟立時感到死的恐懼，面色已慘白如同蜡製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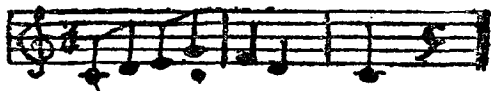
阿貴詩人仔細一看，還是他的老友汪君。

“老汪，不要玩了，我不過吟吟詩吧了。”

阿貴詩人在這時暫且把詩人的資格放下，不再吟讚美死的詩了。然而肚子怪覺悶氣，總非有點發洩不可。

他記得在學校的時候，音樂教員曾教過他們樂典說，“音樂迭格未事，勿但樂歌有格意義，阿是樂譜郎下也有好多格意義格。”接着他便解釋一首春遊的樂譜，這句是什麼的意義，那句是什麼的意義，直講得他那口涎之花四飛，室中充滿了神秘的空氣，每人的兩眼瞪瞪地直射着奇異之光，而尤其是我們的阿貴聽得神爲之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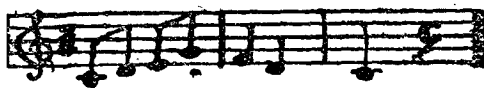
阿貴明明聽得他說，“迭格一句——



就是‘歎青春之不再也’迭個意思。”

阿貴記起了，阿貴爲想避免旁人多嘴起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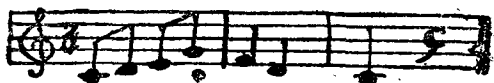
阿貴便不時的哼着——



阿彌陀佛不置。

(二)是瞧不起的意思。比如阿貴大和尚一天挂錫出行，前面瞧到一個女子，從背影看去，那女子嫋嫋娜娜的身段，頗足以打動阿貴大和尚的凡心。於是阿貴大和尚，拖起芒鞋，挾起破鉢，三步二奔，跑了上去；回頭一看，却是個麻皮大姑。這時阿彌陀佛便在阿貴大和尚的口中念出。

至於第三個作用，却等於



有點呼天搶地的意思。

阿貴大和尚自從念阿彌陀佛已來，迭受世人青睞；競以為“如來再世，觀音復生，”無不頂禮膜拜，求救苦難。阿貴大和尚不覺“其樂陶陶”，喜自己地位之抬高，懼肚皮實在之太白，於是阿貴大和尚潛心研究學問，一變而為阿貴先生

矣。

果然是聰明睿智之士，阿貴先生這時竟大倡其“龍頭拐仗進化說”以及“應用幾何學”。阿貴先生本着他十年窗下工夫的心得，逢親逢友的侃侃地而“演”他的“說”。

阿貴先生以為幾何學並非西夷蠻貊之邦所獨有，我們產生聖人之域的中國，早已暗暗的發明的了。不用說在古籍上規矩方圓之言，就是幾何學之濫觴；即田夫野老之行路，已深合幾何學的法則。

“你只要到田野上去走一趟”阿貴先生說，終能看到在弓形的路徑旁的田上，有一條‘了近’的直線，為田夫野老們所便行。這雖是孟子所謂曠安宅而勿居，舍正路而勿由的下流動作；但總是田夫野老們知道幾何學的明證。幾何學上不是明明說着弧必大於弦嗎？”所以阿貴先生又進一步堅決的說，“幾何學乃西夷聰明睿智之士所倡，而我中國之田夫野老猶習之，中國之文

明，豈不懿歟盛哉！”

至於龍頭拐杖進化說，阿貴先生尤其說得津津有味。阿貴先生夷考古昔隱士之流，放縱於山涯水涯之時，必有龍頭拐杖一條，此可於古昔圖畫之上索證也。沿至後日，鄉間九斤七斤之婆婆，到各處茅草堆中的小菴去唸佛，亦必各拄着龍頭拐杖一條。現在則時髦少年，黃衣翩翩，手執竹棒之類的棒兒一條，美其名曰“斯的克”，實亦龍頭拐杖之遺風。雖其長短不同，（隱士之杖必過頂，九斤之杖適齊肩，時髦少年之杖僅及腰。）作用互異，（隱士之杖表示閒散，九斤之杖當作第三隻腳，時髦少年之杖以備打狗。）然此乃進化道上必然的形蹟，固無足深怪也。

阿貴先生這種發明，其功直不亞於牛頓之發明三定律，瓦特之發明汽力，因為不此之“說”，則中國一般時髦少年，直皆用夷變夏之徒了。然而中國乃仁義之邦，向無用夷變夏之事者，則倡司的克為龍頭拐杖進化之物的阿貴先生，其用

心亦可謂苦矣。

但不多久，阿貴先生潛心研究學問之夢，終於醒了。阿貴先生要飯吃，阿貴師母要飯吃，阿貴先生的女兒要飯吃；阿貴先生沒法支持，阿貴先生於是一變而又爲詩人了。——因爲詩人據說是出世的，因爲詩人是以悲哀爲夜餐的。

阿貴詩人看看自己的青春已經去了半邊。大有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之慨，這次出外流浪，也不過想在他那僅有的半邊的青春之時，一努少壯之力。然而茫茫前途真是茫茫，阿貴詩人總不免“好不傷感人也！”於是他的有韻律的歌曲，便不時的在這寂寞的旅路上在這冷靜的山谷中流盪着了。

“醉了青春的盛筵歸後，
耳中還留着悲哀的餘響，
妖姬嘯！仕女嘯！美幻的流光！
逝了！逝了！眼前已莫有些兒印象！”

突兀崎嶇的山道之上，行人開始一個一個的從乳白的霧幃中顯現出來。担夫的邪許聲，驢子的步踱聲，也清明的可以聽到了。四圍都是蒼蘊的松林與蒼密的幽篁，被明麗的晨興的陽光所照映，分外顯出鮮明的色調與靈幻的光彩。小鳥細疏雉疏地在叢林中按彈着鳴琴，山泉清韻悠然地敲碎了空谷的心，使谷外的行人聽到有淒厲的秋夜梧桐鳴風之感。這宇宙可說是生動極了，然而阿貴詩人仍感不到絲毫生動的意味，只覺一味的枯寂與暗淡。

(二)小說家的阿貴

小說家阿貴與詩人阿貴雖則共有了阿貴的形相——肉體，却分割了阿貴的靈魂。詩人阿貴不免是個多愁善病的才子，於世是無論如何總齟齬難合，只有傾國傾城的佳人，纔能稍稍的加以青眼，聊慰他的寂寞無聊。然而傾國傾城的佳

人不世有，而才子詩人阿貴便總不免於多愁善病。至於小說家阿貴，那就不然了。小說家阿貴是個議論風生談笑自若的好哥兒。在溽暑流金的熱天裏一聽到他的談話，便覺得涼颯滿室透骨髓的感到輕快，在堅冰連地的冷天裏，一聽到他的談話，便覺得熱血沸騰綿袍兒也着不住；他能使悲哀的人樂，使快樂的人悲哀；他能使死了的人說活來，使活着的人說死去；尤其是談到兩性的交涉上，更來的興高彩烈，好像無論那個戀人，女人，情人，忘八，賊囚根子……只要給他眼角兒一瞧，便能知道他們的肚腸如何轉動。

大約是某年的一天，小說家阿貴在X校當教員，聽差氣匆匆的跑到教務室裏來，“先生：外面有二位客人在訪你，”跟着便是一笑。

噯，這一笑，這靠不大住的一笑，可有什麼秘密？——啊！對啦，莫不是有女客在訪我啦！阿貴在聽差的一笑中便讀出了一切事情的秘密。阿貴真樂得兇，二腳加速度的跑。還不曾跑到會

客室，四隻眼像電燈泡一樣的從門洞射出，噯，這才禁不住心頭的狂跳啦！要是緩緩走去才對，斯文，儒雅，這是做文學家應有的態度，這是男子在女子面前應有的舉動。而且說話，對女子說話，也應該軟和一些，雖則音調的粗率不能叫音樂家來配置過，然而低微些，緩慢些，溫文些，那是可能的事。

“這位就是謁桂先生。”

兩個女郎都有一點笑，微微的笑，好意的，完全是好意的挑撥。

“請坐啦！”阿貴點了一點頭，說。

“不客氣，”她兩位坐下，“謁先生的大名久聞啦！可是今天才得拜見了尊顏。”

小說家阿貴有點受寵若驚了。噯，這才是快樂的事情，一個男子的名字竟被妙齡的姑娘記住！噯，這真是光榮。

跟着他們談一點應酬話，阿貴知道她們一個是密司丁，一個是密昔司王。雖則無論身段

論面貌，密昔司王總比密司丁要爭過來遠，然而不知在何種意義上，阿貴總覺密司丁的可愛。——處女啲，豐滿的處女啲！

她們的目的，是來向阿貴借幾冊文學書。她們說，這枯寂的小縣，既沒有像樣的書坊，也沒有擺擺場面的圖書館，可以找點文學書看看，因為你是個文學家，當有不少可愛的書，——而且你能指點幾冊給我們閱讀，我們尤其感激。

少年維特之煩惱吧，前夜吧，茵夢湖吧，阿貴想女子尤其應當看愛情書，才能了解我們男子的用情啦！而且，倘然能夠借書寄意，她們知道我的用心的苦楚，說不定，還會……

送了她們去後，噯，阿貴想，女子那里知道看書，裝飾吧！裝飾吧！女子讀書，也根本逃不了裝飾的觀念！那麼她來向我借書便是故意挑撥，在想和我發生戀愛吧！然而……倒運的妻子……

小說家阿貴，近來想做一篇寫街市生活的小說，揀着一天禮拜，跑出去，作實地的觀察。多